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

講演彙編

第七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說各縣命案之多及私和之非是

闢法不責衆之謬

大家應把道路往好裏修一修啦

法令淺釋

論自由當知守法律

附最近一舉一動之法令淺釋

國民常識

戒濫訟

國家訂立憲法的意思

不費錢的醫生

講演彙編

目次

人格修養

說儉

國民當知本國的情形

生計指導

實業談

說農工兩業相互爲用

聲音的工

說農業的關係

陋俗改良

說迷信風水之害

說納妾之害

論生利分利之區別

選

選

選

說各縣命案之多及私和之非是

哈哈 我們中國 現經改變爲法治國了 不是那專制時代的樣子了 民國官吏 總得有法律知識 民國人民 總得受法律保障了 在上有明法律的官吏 下邊自無抱屈的人民 大家都受法律的保衛 個人必無不平的事件 這以後的光景 像那殺人報仇咧 氣忿自盡咧 一定不多見了 卽間或有無知無識的 鬧出人命大案子來 也自然訴諸法律 有人提起訴訟 官家給他按法懲治 各得其平 用不着和事老兒私下說合 那個不講法理的辦法了

但是我們京兆地方 近幾年來 還是不開通的光景 人命案件 通盤算起來 每日必有幾起 那不經報官 因私下有人說合 骯骯髒髒完了事的 又不知日有多少 這是怎麼個原故呢 其近因是自入民國以後 靡有人拿着法律條文 家諭戶曉 行常裏講給他們聽聽 教他們人人 有法律知識

存法律思想 非法律的話不敢說 非法律的事不敢作 倘有違犯法律的 自然有人用法去收拾他 這說既然不對他們說 他們腦筋裏 自然是廉 有影子的了 其遠因就是政治的不良風俗的不良 上上下下 統把那法律 扔在脖子後頭 滿不聽題 你看那無法律的世道 打官司的不用說什麼理 不理 有銀錢的就能站上風 過莊家日子的不用說誰強誰賴 胳膊根粗的 就是好漢 做生意的 怎們着好巧怎們着辦 辦公事的 怎們着嚇詐鄉 愚怎們着行 賊盜充斥了 不但任他白晝公行 且是暗地裏供給他 聯絡 他 想着假借他的威福 娼賭盛行了 不但那些警察不管 且是公然的包 庇他 放縱他 希圖受用他的孝敬 所以無法無天的人們 所在多有 無 法無天的事情 那天也出 至於個人家族裏頭 也往往有靡事找事 小事 激成大事的時候 你看那無法律的家庭 作婆婆的誰家說媳婦好 作媳婦 的誰家誇婆婆疼 自家女兒 誰不說在他婆家廣受氣 自家的兒婦 誰不

說是他娘家靡教訓 弟兄分家 那有不打架的 妯娌同居 那有不抬杠的 賠送閨女 那有父母嫌厚兄弟嫌薄的 使令僕婢 那有主人怕辛苦傭工 怕安逸的 當這個無法律的世道 有這無法律的家庭 擠來擠去 不容易擠出事來嗎 事體越鬧越大 不是殺人 便是自殺 豈不是政治風俗的不良 落的結果嗎 但只是說政治風俗的不良 還是籠統話 到底人命案件 那病根中在什麼地方呢 我今把不良的實在 揚出兩條來 給大家說說 好想那改良的法子

第一是壓制的毛病 經傳上說蜂蠱有毒困獸猶鬪 就是俗話人急了造反 狗急了跳牆的道理 你想 若不是純用壓制的力量 仗勢欺人 那人爲什麼急呢 人生世上 誰不願安生樂業 若無緣無故的 閉門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 教誰能忍得下去 忍之無可忍 登時就起了爭執 爭又爭不過去 立刻就動了殺機 不是你死我活 就是我死你活 試看 近年以來 什

麼好勇鬪狠出的命案。什麼搶奪嫖賭出的命案。也有爲辦學務出的命案。也有爲辦警務出的命案。也有家情不順鄉里不和出的命案。無論行兇。無論自盡。是不是壓制兩字。擠出來的。

第二是糊塗的毛病。俗話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庸人就是靡學問。靡知識。說話不管前後。辦事懵懵騰騰。整日家渾天黑地。胡扯歪拉的那類人。你想。在上邊的都是那麼糊塗。處分事情。能有條理嗎。在下邊的。若都是那麼糊塗。稍不如意。能受委屈嗎。看理既不明白。處事就難說得當。有個不把屑小事情。鬧的天翻地覆嗎。試看。那一朝之忿。不管他父母妻子。後來依靠何人。什麼挾刀尋釁。什麼仰藥懸梁。倘或饒倖不死。或事後尙未至於死的時候。靡有不後悔的。靡有想着再來來的。照那知有今日何必當初的話說起來。這人命案件。是不是糊塗兩字。鬧出來的。有這些個毛病。所以有多少的命案。到那釀成命案。罪情已經重大。正是

仗着法律來治作他的時候，却又因着壓制糊塗的毛病，那私和人命，又成一種風氣了。在害人的一方面，自覺胆大妄爲，難逃法網，無論他根子強弱，理直理曲，固然是不願打官司告狀的。在被害的一方面，若是因著素行霸道，逼迫出來的，一定不是暗殺，兇人逃脫，就是覆仇雪恥，難以聲張。若是老實莊家主，更不用說了，一定覺著屈好受官司不好打，萬一得罪再深了，日後更不好過，還不曉得仇人怎樣的報復呢。所以出了人命，往往不願報官，都盼望着私下說合了事。若按俗情看起來，那和事老兒，仗着兩片嘴，大事說小哩，小事說化哩，在鄉曲裏頭，未嘗不是一種好處。但是要論什麼事體，如果爲房隴地界，牛踏田，馬吃豆，互相爭吵，眼看要動干戈，這和事老出來，教他一片烟消霧散，何嘗靡有喜事，辦人的好處呢。但既到了人命關天的時候，還用這個法子，你想，能得其平嗎？那有力量的不仍然是佔便宜，老實本分的不仍然吃虧嗎？況且國家的法律

是一絲一毫不准出入的。犯了那條刑事，就按那條定罪。像和事老兒能以照着辦嗎？俗話說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若出了人命，統是私和了事。官法不成了虛設嗎？所以私和人命，自前清的大清律，就是犯法的。現今民國成立，已經五年，自然更要實行法律保障人民的那句話。纔能夠與那法治國三字，名實相符哇。儘再沿着私和的陋習，人們犯了刑法，却用不着刑法。不用說天理人心過不去，試問現今國法，能容不能容呢？我今告訴大家，過日子要安分，教子弟要讀書，安分，自然不欺負別人，別人也必然不欺負自己。讀書，固然是教道自己，自己也可以教道別人。那壓制的毛病，糊塗的毛病，就不用過慮了。就算人心叵測，仍有想着用壓制裝糊塗的，甚而至於鬧人命，這統不要緊。民國法律，一條一條的，說的極其詳細，施行法律的衙門，也離有從前那黑暗樣子。一經法辦，靡個不得其平。且事關刑事，就令本人不告發，無論何人統可以告發。且有

檢察官 遇事能提起訴訟 用不着私和人命 那不懂法律的辦法了 漢朝
賈誼有言 禮教於未然之前 法施於已然之後 甚望我們同胞 平日要講
些禮讓 有事要溯諸法律 纔不愧法治國的國民啊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恥可立禮義可行(張楊園)

士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希文)

調和怒裏氣謹慎喜中言斟酌醉後酒愛惜有時錢(王舍谿)

一着失機着着皆失(康德)

自是者其行專自矜者其行危自欺者其行驕以污(明仁孝文皇后)

有過能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小人耳(李邦猷)

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張楊園)

君子有三情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夏正夫)

狐笑假面

有一狐狸偶趁戲房無人之時闖了進去見戲子串戲時戴的假面具耳目口鼻式式完備像如生人一般狐狸把他玩弄多時隨道相貌是體面了只沒有腦子

評曰人之靈氣恃乎智識國之靈氣恃乎武力故無智識者不可爲人無武力者不可爲國

闢法不責衆之謬

我們中國人有一種習性 凡事不求甚解 只循舊迹 動則曰老人古語 是講不錯的 也不管理之真否 一味隨聲附和 人云亦云 從不加以研究 這種習性實在悞人不淺 就像我們鄉裏人常講的 法不責衆那種話罷 但是毫無根據 並且也無一點理由 在談者津津 倒覺有幾分得意的顏色 出口也很爽利 就彷彿這句話是載於某經某典 又彷彿像衆人犯罪是爲法律上所認可似的 列位想想 那法律的性質 本是至公至正 非常尊嚴 無論貴賤貧富 凡有觸犯 均應一律懲治 豈有因犯法的多寡 而有歧異的辦法 比如說罷 一人作賊爲犯法 難道說衆人做賊就不算犯法嗎 既同是犯法 焉能有兩樣看待的理呢 且法是根據情理而定的 若於情理上講不下去 則法律上也決訂不出來 自要犯罪的情同勢同 無論其爲個人衆人 在情理上卽應當受同等處罰 在法律上也決不能獨開一面 豈有

因一衆字 所犯的罪便可洗刷淨盡道理呢 可見這法不責衆的一句話 按著情理已經是說不下去的了 但是這種無情理的話 何以傳流到現在呢 我也曾研究過 大概總是因鄉裏人在先前時 看見過有糾衆抗官的 聚衆滋鬧的 論理此等行爲是決不能不懲辦的了 及至懲辦時 却因爲執法的 只辦一二爲首的人 其餘一概免究 因此以訛傳訛 他不明白 是那執法的憐惜愚民無知 所以纔不忍盡法 反到錯認爲是法不責衆 掉起文來說 不是王安石誤會周禮了嗎 而且按著法律的規定 越是聚衆 越是犯法 因爲個人犯法 受他的妨害的猶小 要是聚起衆來去犯法 你想這社會的秩序 公共的安寧 還能維持的住維持不住呢 法律最大的責任 是維持社會的秩序 保障公民的安寧 試問要果眞法可以不責衆 世界各國也就無取乎這法了 可見這句調語 照法律的意思上 也是萬萬的說不下去的呀 奉勸大家諸位 我們爲國民的 總要研究眞理 存點愛國的思想

想 別拿那法不責衆的話看做護符 盲從瞎混 妨礙國家行政破壞國家法律 喪失了我們國民的資格 觸犯了那鐵面無私的法網纔是 不錯 法律也有不加責的 一種是瘋癲白痴人類 一種是蠢蠢無知的禽獸 我們國民若是犯了法 無故的不加責 這豈不是那執法的人 拿吾們當做瘋癲白痴 飛禽走獸一般看待呢 稍微有點羞惡之心的 誰也不肯承認 況是到了犯法的時候 就是癡做瘋癲白痴 恐怕也脫不掉那無情的刑章 良心的責備 何苦定要無理取鬧呢 唉

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朋(呂新吾)

健全之精神必寓於健全之肉體(陸克)

父兄不可常恃人當自求之身(黃道周)

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方寸(陸稼書)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禮記)

鴉笑鴿子

有一鴿子被人閉在籠子裏常向人誇張他的子女日多一日這句話被一老鴉聽見了就飛到他的籠子上提醒他道子女日多在他人是樂事在老兄是苦事多一兒女多見一個囚犯罷了

評曰弱國之君及不賢之父母亦曾聞此鴉之言否

大家應該把道路往好哩修一修啦

選錄吉林通俗報

前天有個莊稼人問道我說 人人都說外國強盛 他強盛的原因有幾個 他強盛的原因都是甚麼 你給我說一說 我說外國強盛的原因很多 一半時說不完 今天我有這們大的工夫 只好告誦你一樣 交通便利 是外國強盛的一個原因 莊稼人說 甚麼叫交通便利呢 我說交通是由這往那去 由那上這來 便利 是走的很痛快 交通便利 就是無論由那往那去的道 都很好 走道的人走的都很痛快 怎麼外國交通便利呢 現在外國 差不多全國都有鐵道 隔着海的地方 都有輪船 所以走道的人 下了這地方 火車 等不多大時候 就上那地方的火車 下了火車 要過江過海 等不多大時候 就上輪船 靡有火車的地方 必有電車（電車也在鐵道上走） 靡有鐵道的地方 土道也都 很平坦 坐個馬車人力車 走道都痛快 就是 不坐車 空行走幾里 亦不至於插泥 怎麼說交通便利 就是強盛的一

個原因呢 想要國家強盛 必得大家辦事緊利一些才行 坐在家中辦的 大概都是小事 逢凡大一點的事情 必得到那個地方 才能辦成 但是交通不便利的地方 一千里地 得走個十天半月的 一百里地 得走一兩天 若是交通便利呢 一千里地 一兩天就到啦 一百里地 一兩點鐘就到啦 這們看起來 交通不便利的國 一年若是辦成十件事 一百件事 交通便利的國 一年就能辦成一百件事 一千件事啦 那還有不強盛的嗎 這還說的是尋常的事情 若是兩國打起仗來 運兵運餉 交通不便 一天走不了幾十里地 假如一個國有好幾千里大 西邊開仗 東邊發兵 必得走好幾個月 才能到打仗的地方 若遇着打仗的國 他的交通很便利 輪船火車 連宿隔夜 送兵送餉 到了好幾個月的工夫 不定發到多少兵 修成多少營房 多少砲台 辦成了多少件事 那交通不便利的 還靡走到呢 那們着還中一點用嗎 但是火車輪船 用錢很多 差不多都得國家操持着辦

就是人民湊股來辦 也得好些有錢的人 往一處商量才能行 惟獨尋常的道路 費力不多 關係很大 因為出遠門辦的事 靡有在家鄉辦的事多 所以走遠道的人 也就靡有走近道的人多嘍 比方由這條街往那條街去 或是由這屯往那屯去 或是由城下鄉 由鄉進城 無論作買賣 趕集下店 學生上學 當官差 辦已事 若是道路好走 不但耽誤不了事 並且辦一件事 並不費許多工夫 若是道路不好走呢 聽說這樣東西貴 趕到運到來賣 價就許落啦 聽說這宗東西賤 趕到走到來買 價就許漲啦 學生明該上學 因為道不好走 不免就要請假 當差的因為這個緣故 也許誤了辦公的時刻 至於自己的事情 更不知遲延到甚麼時候去了 現在我們吉林省 各城裏的道路 除了有幾條馬路的地方 還可以對付之走 其餘的街道胡同 一到春夏天 不好走的時候很多 趕到屯堡的道路 那就更提不起來啦 頭幾天王巡按使 常到本城各街道上巡查 看見有冰

雪 跟有污穢的東西 就叫警察雇人雇車 往城外拉運 我這報已竟登過
啦 又聽說定規省道省修 縣道縣修 是真要想着交通便利呀 但是大家
走的道 都等着官項操持着修 恐怕修不過來 就是能修大一點遠一點的
道 那由這屯往那屯 由這家往那家去的道 斷靡有那們大的力量 按着
段 按時候 老替我們修 况且一方面修道 一方面還得養道 能養到好
處 道可以不必常修 光修不養 道終久不能好 我看我們中國人 懂得
養道的很少 就拿着吉林說吧 鄉間莊稼人 年年到秋天 在大道上挖土
糞 到第二年春天 都拉到種莊稼的地裏去 一年挖一層 十年挖十層
光挖不墊 過了十年以後 那條道就不能走啦 再過幾年的工夫 遇着大
雨時行的時候 保不住就許把那個頂窪下的地方 冲開成河 莊稼人還不
以為怪 因為他們有常說的一句話 多年的道變成河 好像應該這樣似的
所以這條道壞啦 他又另開一條道 把好好的田地遭踐多少 道總靡有

個好走的時候 這是莊稼人不會養道 住在城裏的人 因為地方狹小 倒
髒水 扔穢物 差不多都送到門前 警察雖然不讓這們辦 他能把穢物堆
在院裏 髒水還是靡地方倒 保不住就在院子裏挖個小溝 放水往外流
他那門前的道 是常常不好走 這是住城的人不會養道 大家都不養道
光等官項來操持着修 道怎麼會好呢 我現在給想個法子 請城鄉警察們
都留點意 第一是不准莊稼人在道上挖土糞 如果必要挖的時候 挖去黑
土 就得給墊上黃土 第二住城的人 扔穢物 要照去年省城的規定 裝
在穢物箱裏 等之警察除穢車來拉 但是除穢車還要勤一點 不然 一到
滿啦裝不下 道上就不乾淨啦 髒水倒在地面上總不對 應該由警察挨戶
傳令 在自己院內僻靜地方 挖一小坑 坑上蓋好 留一小口 有髒水都
往坑裏倒 這們樣不光道路好 院子也能乾淨 不光交通便 於衛生也很
相宜 餘外再時常把道往平啦修 別叫他存住雨水 眼前的交通便利 慢

慢的再講修鐵道 造輪船 就是官項靡錢辦 老百姓湊起來 也許能辦得到哇 那們着交通便利 大家辦事都快一些 國家就有個強盛的盼望啦

錢調甫乞師

咸豐庚申太平洪氏據金陵蘇屬城邑多淪陷搢紳之士多避難上海時議赴安徽大營乞師願沿江多洪楊營寨無人敢行太倉錢調甫時適客上海境奇窘毅然請行與吳縣潘復同行效申包胥之秦庭涕泣曾左胡諸公義之遂分軍攻克蘇常錢自是名震大江南北官至河南藩司歿諡敏肅大丈夫風雲會合建立功名莫不從艱難困苦中來也

論自由當知守法律

選錄奉天通俗講演錄稿

自從近二十年 歐西自由的說法 流到吾們中國 那不學無術的先生們 便口口聲聲 講究自由 究竟這自由二字 從表面上看來 原是俗語說的 隨便的意思 其實並不是叫人做那蕩檢踰閑 越禮犯分 同那一切不守法 的事情 都可隨便去做 若是這樣說起來我們這文明的古國 反不如開化的國了 竟拿著自由兩個字爲護身符 明明是邪說詖行 肆口謾罵 偏說是言論自由 任着自己的性子做去 若有人一干涉他 就說人家侵犯了他的自由權 大家想想 那社會上的人 都照着這個樣子 那國裏也不必設司法啦 練軍隊啦 立警察啦 都可以任憑人民自由行動 一概不管啦 究竟這自由兩個字 未嘗不好 就是被不學無術的人解釋差了 不但於社會上無益 反於社會上惹出多少禍害來 爲什麼我今日說出這些個話來呢 因爲我同胞常說 人民自由的話 纔惹起鄙人這一番話來 但是我們大

家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那自由是在法律以內 不是出法律以外的 若是法律上所許的事情 可以自由行動 法律上所不許的事情 無論是誰 都不能違背的 不用說我們是個人 就是那大總統 也得守法 若是不守法律 那國民也可以不應許的 大家想想 這自由是不是法律以內的呢 但是我們大家把事看差了 拿着犯法律的事情 當作自由的行動 不知什麼叫合乎法律 什麼叫背乎法律 相沿已久 纔有違背法律的事情哪 今天鄙人把那法律上不能容過去的事情 不能自由行動的有幾樣 當大家說說吧

第一樣妨害治安 凡人民的動作 關係地方的治安 應當一舉一動 絲毫不苟 不做越禮的事 那地方無有不太平的 怎麼說呢 就像國家出了命令 所禁的事情 若不聽從 任着性子去做 什麼販賣鴉片咧 私運槍火咧 和那燒山林的事情咧 這不是背乎法律 妨害地方的治安 那能够自

由行動呢

第二樣紊亂秩序 俗語有句話說過 家有家法 鋪有鋪規 國有常刑 這幾句話說的是人家之中 必得受家長的約束 鋪子裏頭 必得聽掌櫃的調用 國家裏頭 必得服從法律 總而言之 世界上的事 均有一定的秩序 一定的權利 有條不紊 纔能够興○立業富國呢 自從有了自由這一句話 惹起一般曉得點新學皮毛的 輒講自由 也不管什麼事情 若有人說秩序二字 他便說人○腐敗 咳咳說這話的人 不知誤了多少事了 豈知道社會上的安寧 就在秩序上不紊亂呢 究竟這秩序是甚麼樣子 就是那當子弟的 受父兄的訓戒 人民受國家的治化 就像警察章程吧 各處旅店 得有店簿 若是店裏不登記 一旦有了匪人 也難以調查 那清鄉的條規 有十家連坐的罪 若是這十家裏有了匪人 也不報告 由秩序上看來 實屬紊亂 由法律上說來 尤爲不合呀

第三樣擾害公益 這公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於大家均有好處的意思 就像美國總統華盛頓的女公子 同他嫁母到了公園看花 無心折了兩枝梅花 被那守園的人看見 大加呵責 後來華盛頓聽見此事 急呼園丁 將他自己園中的梅花折了兩枝 送到公園 作為賠償 並且嚴加訓戒他的公子 為甚麼華盛頓這樣的辦法呢 因為那公園是公家有的 當加意保護 不可殘害的意思 若像那不顧公理的人 徒講自由 侵犯公物 不管什麼公園啦 市場啦 與那些熱鬧地方啦 任着自己驕滿的心 用力壓制 這不是於公益大有妨碍嗎 於公益既然有碍 於法律也一定不合了

第四樣誣告偽證 這打官司的事情 從表面上看來 為的是誰是誰非 弄個水落石出 究竟興起訟來 兩有損傷 若是忍耐一時 就能過去 就不致興起訟來 如今有一種好訟的人 今天訛詐人家 明天尋人家的差處 誣告人家 明明與自己無甚關係 便要引出來許多的膠轕 不是告人家偷

牛羊 就是告人家盜禾稼 這樣的事情 那法律豈能容過去呢
第五樣阻碍交通 文明國的人 祇要不違法律 就有一份子權利 若是於
公理不合的事 決不能自由行動 就像那街道吧 原爲交通便利 不得擁
塞 阻碍行人 明明一條極寬極廣的道塗 若是堆積柴草 鋪上灘案 只
徒自己便利 不管人家困難 那不是近於野蠻咧 况且若於人煙稠密的地
方 或是巷口街中 停站車輛 妨害行人 交通困難 那更是不合法律了
第六樣妨害衛生 近來東西各國人 專講求衛生 這衛生二字 對於個人
國家 均有好處 怎麼說呢 一個人能衛生 居室必清潔 一國人能衛生
道路必整齊 那歐洲人說過 欲知人之強健 看他的居室 欲知國之勝
衰 看他的道路 這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因爲衛生是關於人的強健 國的
文明 若於人煙稠密的地方 積聚污穢 通衢大邑 拋棄腐物 不但於自
己有害 於國家也有損傷 那法律焉能夠許可呢

第七樣敗壞風俗 一國的文明進步 雖在國家的治化 其實在社會上的習慣 若是社會上所有的事情 均是義士孝子的事跡 英雄豪傑的故典 那社會上的人 雖不能感爲義士孝子英雄豪傑 也不致於流爲游手好閑 放蕩無業的人 誰想我們社會上的人 竟有編些離經叛道 荒淫絕倫的小說 於世道人心 大有敗壞 兼之逐日演唱 引誘社會上的青年男女 不務正業 把一個忠厚樸直的風俗 被他傳染成一個奢華浮蕩的風俗 這種事情 法律也是禁止的

第八樣侵奪人家財產 凡社會上的財產 均是個人應有的權利 無論何人 不能夠侵奪 若是逞自己的能力 強買強賣 霸佔人的財產 於公理有些說不下去 於公理若是不合 於法律上也不能不禁止的呀 以上這八樣 若不加檢點 一舉一動 最易犯的 若是奉公守法 不做越禮的事 也決不至於受法律的約束哇 但是鄙人所說的話 不過作個比喻

不是專爲犯法的人說 我們大家若安分守己 時時不苟 就像法律在眼前似的 也不冒昧 也不破壞 那纔能够享自由的幸福呢 敢勸大家 別把法律拋在腦子後邊 就是鄙人很希望的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老聃)

一羣之利益即個人最大之利益(優士連)

德以達才才以成德(王集敬妻劉氏)

非有壁立萬仞根基何處下圓活手段(彭甘亭)

閑時能不閑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轉(王龍谿)

涵養到着落處心便清明高遠(程明道)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薛敬軒)

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陸象山)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張橫渠)

滿清覆亡之罪魁

清代之覆亡非由於人心之離畔而由於財政之缺乏亦非由於歲入之不足而實由於治水之濫費亦非盡用於河防上之工程實係當事者自己之濫用試觀每年由國庫支出之河防費不下數百萬兩此款被彼蠶食官墨吏目無國家人民者揮霍如泥沙

戒濫訟

訴訟一道 人人都知道是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事有出於不得已的時候 或是因情節重大 或是因受害甚深 實在不能不訟到當官 付之公斷 以求申冤雪恥者興訟也不能就算是不對了 要不然國家又何必設聽訟之官 說是去保護人民權利呢 無奈如今的人情 是極薄的 人心又一天比一天壞 竟有一種專好打官司的人 連自家生業都不顧 不是設計圖報 以洩私愁 就是架禍於人 爲掩己罪 甚且以虛爲實 捏情妄告啦 小題大作 藉端生事啦 問真了事情本不要緊 無非是遇事生風 簡直的是社會中大患者 世俗所稱的訟棍 就是此等人 還有一種人 令人沒有不生畏的 因爲他平日專會顛倒是非 混亂曲直 調詞架訟 借着索些謝儀 以爲生活的營業 什麼無中生有 羅織人罪呀 捉死替生 拖累無辜呀 凡是能够詐騙幾個錢 也不管怎麼忍心害理 他就肯去做 世俗所稱爲訟師者

就是此等人。這兩種人，行同鬼魅，在社會上，固然是人所共恨。在法律上，亦是罪不容誣。惟有最可憐最可惜的，那些鄉下苦百姓，少吃儉用，攢下幾個錢，也要想着藉打官司，頂立門戶。於是乎爲些閒氣小忿，或是錢債細故，糊裏糊塗，就去經官動府。等鬧到騎虎勢的時候，也竟不好回頭啦。後悔也來不及啦。什麼冒寒暑受飢渴，勞神廢業更不必說。甚至有纏訟經年，耗費的成千累萬，因之鬱積成病，產破身亡的很不少。總而言之，訴訟的事情，有百害而無一利。其中種種害處，一時也說不完。我們檢最顯明最要緊的，對大家說說吧。像訟棍訟師，那種惡習慣，視爭訟如兒戲，甚麼也就不論啦。若是鄉下老實人打官司，託一保，投一呈，那樣不花錢，也是不行的。第一樣是得耗費貲財，或處一鄉，或居鄰比，不是占親，就係戚友，平素本來是和好的，而一訟挾嫌。第二樣是免不了結下仇怨。等到訟事已成，縣官傳案，原被告，未必同時到齊，卽到齊亦未

必當時就審理 勢必要在縣等候 還能定時期的早晚嗎 第三樣是不能不耽誤時光 預備審理的時候 無論你是爲農爲工爲商 甚麼事也不能去做 第四樣怕曠職廢業是不行的 告狀的呈詞 都願意發制人 所以事實的有無 要昧點良心 情理的是非 要加點造作 俗語說過歪打官司邪告狀 就是這意思 第五樣就是要打官司 必須先壞心術 兩個人既是爭訟起來了 我打算贏你 你也必打算贏我 什麼託親求友 什麼行賄使情 我能辦你也必辦 若是贏了官司呢 自然是理也正氣也舒啦 要是理曲受罰 於是人言交謫 論短論長 第六樣就是聲名敗劣 再加上訟事既興 就要爭個是非曲直 不是蔓延不斷 就是判決難服 甚至釀成巨案 第七樣害在累及身家 俗語有兩句話 一輩子舉紙 十輩子不親 人的常情是這樣 還免的了仇讐相報嗎 於是有幾輩子打官司的 第八樣豈不是貽害子孫呢 可見是凡有身家的人 要是沒有十分的冤枉 不到了沒奈何的地

方萬萬不可告狀的嘍。其實要打算不告狀，亦不是甚麼難辦的事。處鄉黨的法子，莫善於禮讓和悻兩端。大半詞訟發生，無非起於爭奪，或爭財，或爭氣，都是不肯容讓的。方至鬧的騎虎不下，後來財也傷，咧，怨也結，後悔也晚咧。假如能夠忍一時的不忍，也不至就吃多大虧。俗話說終身讓路，不少半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見禮讓勝於打官司。至於和睦二字，古人都說過。天地和雨澤降，夫婦和家道成。要是鄉黨鄰里能够和，斷不會有富欺貧，貴壓賤啦。強凌弱，智誑愚，那些事，於是忿氣，都化成和氣啦。那能釀成詞訟來呢。明朝王陽明先生說過：今日的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錙銖小利，竟至起訟，豈不想我欲勝人，人亦欲勝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甚且貽害子孫。何不退讓一步，鄉黨的人還要稱他一個忠厚長者，子孫也不至受累。這些話說的實在懇切，是教我們做國民的，千萬不可打官司。就是大學上，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那句話，也是說

訴訟的人 有實情的很少 聽訟的人 能教捏訟的 不敢來說瞎話 纔算好官 這雖是給做官的說話 實是教好訟的人 卽早回頭的意思 古來着禮讓和睦 各得安居樂業 因着好氣好訟 終至國破家亡的故事很多 一時也說不來 況且大家也有聽說過的 我們也不必再一一的學說 但願大家把濫訟的事情 加一番警戒 存一番忠厚心 人無論遠近 能够以溫厚和平接待他 事無論大小 能够以謙恭順理處置他 不但自家可免耗費些無益之財 就是社會上也可少些廢弛之事 如此地方上的事也就好辦啦 地方的安寧秩序 也能够相互維持咧 就說者是地方自治的根本 也不算是過譽呀

一敬可以勝百邪(程明道)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程伊川)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疏矣(吳尿齋)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王陽明)

兩羊爭道

村中有一小橋只容得一人經過某日東村的羊和西村的羊同時上橋到了橋頂彼此碰住了走不過去東村的羊不肯退讓西村的羊也是如此因在橋上扭打一時失足彼此跌入河心淹死了

評曰互爭煮氣不肯相讓必至兩敗俱傷而後已

國家訂憲法的意思

選錄吉林通俗報

現在咱中國不是也要訂憲法啦嗎 但是咱中國從前並靡有憲法 咱們老百姓也不知道這憲法是怎麼一回事 我今天對大眾說一說 什麼叫憲法呢 這憲法就是一國裏最重要的規矩 往上說大總統或是皇上 往下說那些老百姓們 總而言之 不論你是誰 只要你是這一國的人 就得遵守這一國的規矩（這個規矩就是憲法）若是有不遵守這規矩的 那就是犯了法啦 在刑法上說 叫作紊亂國憲 定的罪名是很重的 所以東西洋各國 靡有不把憲法看的極尊貴的 這憲法不一樣 有民主國的憲法 有君主國的憲法 有大總統的國是民主國 有皇上的國是君主國 有單一國的憲法 有複雜國的憲法 這一個國裏靡有第二個國 叫作單一國 有不少的國湊到一堆成了一備國 叫作複雜國 國既不一樣 這憲法也就不一樣嘍 君主國的憲法是皇上訂的 皇上自己訂憲法自己要遵守 還要教百姓也遵守

皇上的權柄要有個限制（限制就是拘束）百姓的權柄也要有限制 民主國的憲法是百姓們訂的 百姓們大眾訂憲法 百姓們要大眾遵守 大總統是百姓們舉的 就得遵守百姓所訂的憲 保守施行行政的權柄 替百姓當一個領袖 單一國的憲法 僅止訂出來立法的權限（立法的地方是議院）司法的權限（司法的地方就是大理院審判檢察兩廳）行政的權限（行政的地方北京的各部院各外省的巡按使道尹縣知事各衙門）若是個有皇上的國 再訂一訂皇上跟百姓的權限 若是民主國就靡有這一條 複雜國的憲法於這立法司法行政三樣權限跟那皇上台百姓的權限以外 又得訂聯邦各國跟當領袖的國 再把權限分清 這複雜國的憲法 不但是內裏頭的情形跟單一國不一樣 就連外面的樣式跟單一國也不相同 我舉出兩個民主國來比較一下子 大眾就明白嚶 西洋歐羅巴洲 有個大民主國 名叫法蘭西（就是法國）他本是個單一國 所以他那一國的政事權柄 都統屬在中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像咱中國北京政事堂似的）咱中國現在也像法國那辦法 亞美利加洲 有個大合衆國 叫美利堅（就是美國）他本是個合衆國 就是複雜國 雖然也是個民主國 但是他所訂的憲法 跟法蘭西國不一樣 他們國裏的政事權柄 是中央政府跟各州的政府 一同掌之 中央的政事權柄 是由憲法上分類訂的 除了憲法所訂的以外 一概都歸於各州政府自己作主，中央政府就不得過問 這以上所說的就是憲法 我再把國家訂憲法的意思 當大眾說一說 國家訂憲法 就跟住家的訂過日子的章程是一樣 就拿著住家的作個比方吧 有這們一家 過日子一點准章程 靡有 全由之當家人隨便的去辦 家中老少全不過問 又加上當家人不會過 拉了不少的飢荒 把房產地業押出去的很多 把日子過窮了 家中人還不知道呢（這就像咱中國在前清的時候似的）趕到後來知道日子窮了 這纔把當家人辭退了 另換一個當家人 從新訂出過日子的章程 全家大

小都得照章去辦（這就像咱中國現在張羅訂憲法似的）從今往後把家道好好的整理。俗語常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所以不論是國是家都得有個主事的。又有一句俗話：說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所以不論是國是家又得有個章程。好使男女老少都知道過日子的不易。你看這一國的富強，一定是有好憲法。一家的富強，必定是有好家規。萬靡有不訂憲法的國能夠富強。靡有家規的家能夠富強的。這就是國家訂憲法的意思。據這上看起來，像咱們當中國的老百姓，不應該照著居家過日子的規矩，遵守憲法，把中國好好的齊心用力整理整理嗎。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明姚江）

一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也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直一切直（明姚江與薛尚謙）

知得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藥（朱晦翁）

不費錢的醫生

選陝西講案稿

每年春季患病的人，比往常多。我在這時候，替大眾愁的了不得。爲什麼呢？因爲鄉下流傳有一句口頭話，說的是花的錢多，治的大病，這話說的很錯。原來治病的藥，並不關值錢不值錢，平常傷風受寒，只要約略出點汗，便可即愈。倘服那值錢的補劑，費錢越多，誤事越大。再不要說值錢少的藥品，就不能治大病的話了。聽我說這不值錢的良藥，是我們絕妙的醫生。

第一是芥子山椒胡椒麻子

偶中風寒，覺頭痛齒痛，或眩暈麻痺，或胸部充塞，呼吸緊迫，就用山椒胡椒麻子，各一小酒杯，與芥子三小酒杯混在一塊，和入酵母（俗名麩）數滴，搗爲膏藥，搗成之後，塗抹在麻布上，着芥子不直與皮膚相觸，將膏置右腕上，候病人覺着如火之熱，手腕上的皮膚變紅，便立刻棄去，以溫湯

洗之。拭淨皮膚。倘仍不愈。又用乳汁（人乳牛乳均可）塗抹上腕。貼上芥椒胡麻膏藥。惟貼時不用布隔。直接皮膚。置後不多的時候。皮膚便起非常灼熱。趕忙棄去。收效更大於前。着了氣肚皮膨脹。不思飲食。或胸部充塞。食物不能消化。每早可服胡椒三數粒。經過數日。就可治去肚皮膨脹。消化不良的病。因胡椒能通氣利膈。且能助消化作用。所以醫書上稱為強胃之劑。患那脊骨疼痛。腿幹麻痺的人。就把芥子用開水一煮。煮好了倒入微溫水中。再取二撮食鹽撒在水裏。用布或棉花入水一蘸。輕輕在脚心抹洗。脚心血液運行的快。週身的血液就都循環的快。我們每到用力的時候。必先立定脚跟。事畢就覺着身體發熱。你想是什麼道理呢。就是脚受極大的壓迫。血液在脚心運行快速。週身血液就跟上循環的緣故。那芥子食鹽水極有揮發性。抹洗之時。浸入汗腺。催着週身的血液循環。那脊骨疼痛腿幹

麻痺的病原 是血液運行遲緩的緣故 今既催快血液的循環 那病一定要痊愈的了 但每日必須抹洗二三次 過兩三星期 纔能夠收效 若感受風寒的人 萬不可用此法 切記切記

肺臟受虧 咳嗽氣喘 與膀胱有病 小便困難 屢經療治不愈的 可用一食匙麻子與四杯滾水相混 再加些佛手柑的液汁 當茶的飲用 這麻子泡出來的水 能以清肺且能疏通尿道 但每日把所泡的水必須飲完 天天如此 不要間斷 又用一食匙燕麥與麻子 和水二杯共煮 再混以一二杯麻油 或橄欖油(即青果油)及一食匙之食鹽 其味又鹹又苦 所以爲忠諫湯 取其味雖鹹苦 却能治病 好似忠言逆耳利於行的一般 服用的法子 每日兩次 以食前爲宜 每日服一小杯 這個湯頭 凡是受了熱 無論什麼病症 都可服用 很能以減輕病症 這湯頭用治小兒的疾病 很是相宜 須換去食鹽 改用白糖 方纔有效

第二是牛乳

牛乳能作解毒的藥劑 又可爲塗抹的良膏 但必須用極新鮮的 若嘗着帶有鹹味 便是乳酪沒有腐敗的明證 患那肚內疼痛 手足拳曲病的 卽以乳油(卽新鮮牛乳攪下上面所起的蓋子)塗抹腹部 每日更換一二次 腹中的風邪氣 都被乳油拔出 腹內就不疼痛 那手足自然會不拳曲了 這乳油若用治火傷 收効更來的快 立刻就可減苦痛 倘受傷過重 再和些橄欖油 或新鮮的麻油 塗於麻布上 貼諸燒爛的傷痕 那麻布須常更換 另塗新鮮的乳油 又以新鮮的牛乳飲之 內外兩科合治 天天照常 以傷愈之日爲止 又如我們被蜜蜂黃蜂或昆蟲所螫 卽以乳油擦抹被害的皮膚 最爲有效 被蛇蝎螫時 卽在被螫的皮膚 并那全肢趕忙用乳油摩擦 但被蛇咬了 也要內外兩科合治 除乳油摩擦外 又要飲服牛乳 纔能够解毒

(若有時找不出新鮮的牛乳 馬乳駝乳都可代用)

第三是糖與蜜

忽覺精神昏亂 身體疲倦 或在田園作工 受了大熱 昏迷不醒 或旅行中途 頭暈腦悶 嘔吐不止 卽以白糖溶於水中飲之 因糖有清潔 血液減去體熱的効力 飲後不多時 便覺心地暢快了 倘受熱過重 再用些蜂蜜 和在冷水裏邊飲之 這白糖的性質 雖說能退熱 却能治受寒的病 但溶化糖與蜜的時候 必須用開水 方不致有意外之患

第四是菜蔬

菜蔬種類很多 就中能治病的 惟有萊菔(卽白蘿蔔)黃瓜葱蒜 紅蘿蔔 萵苣 六樣効用最大 萊菔在我們中國醫書上 也說他最能補益虛勞 據西醫考驗 却說人身上製造纖維質 萊菔要算第一(纖維卽肉中細絲)人勞苦一天 那肌中纖維質 必然消耗不少 但能在吃飯的時候 吃些萊菔

便於人身上有莫大利益 將所消耗的纖維質補益還原 照這樣說來 俗稱白蘿蔔 名爲小人參 話却不錯

又有人說 萊菔磷質最多 (磷係骨中原料有光無熱) 鐵質也不少 磷質最有益於用腦過度的人 鐵質因能補血 也可以扶助胃氣疲弱等病 這都是萊菔獨有的好處 若還生用 更足以滌蕩血中垢穢 幫助食物消化

黃瓜能調理臟腑 也有滋補人身纖維質的功用 與萊菔約略相同 又那液汁抹到皮膚能助毛孔的呼吸 並能着皮膚潔白光潤 這黃瓜能作藥劑發明最早 我們中國古書上 及希臘羅馬時代的古籍上都有 近人多疑其難於消化 那知人能細細咀嚼 不要吃的過多 絕不至爲害 從前意大利國建築鐵路的工人 日食麵包 必佐以黃瓜 並沒有攪肉食 工人裏邊沒見有一個害病 這便可見黃瓜的好處了

蔥蒜這兩樣蔬菜都含有鐵質 所以有補血的功用 並能健胃 人或飲食失

宜生了胃病 只有葱蒜能治好 或發小熱 冒小風 多食些葱蒜 也能治愈 因葱蒜中又含輕瀉的質料 藉此可以滌蕩血管內毒質 鄉下人用這兩樣治病 極其穩妥方便

紅蘿蔔的效用 足以強壯身體 清潔血液 西國無人不知這個道理 因這蔬菜的汁漿 於人身消化排泄兩事 益處很大 消化排泄不停滯 血管自然潔淨 運行也快 效果更不用說了 但這蔬菜宜生吃 越嫩小汁漿越多 功用自然越大 又患胃酸病的人 每餐若能生吃許多 必然痊愈甚速 近來法國巴黎有一醫館 專用紅蘿蔔治療各症 可見此物於人類大為有益

莴苣的性質 很是輕淡 味又新鮮清脆 治的病又多又妙
(一)能洗濯血中垢穢 解血中邪熱 人吃濃厚煎炒之物過多 就有太熱的弊病 若吃些莴苣 便能通體清涼

(二)能調理腸胃積滯 吃飯過多的人 腸胃間免不了積滯 少進高菘 却有消食滑腸的効力

(三)能使人安神穩睡 夜間少吃高菘一點 老年人或有貧血病的 便能 定心酣寢 因高菘中稍帶點麻醉性質 然又不足爲人害 真是第一 佳品

還有石鹼木灰水 兔油 兩樣的良藥 石鹼木灰水能洗愈疥癬 及皮膚腫脹 筋骨執拗的病 兔油能貼好凍傷 但必須早晚以兔油摩擦傷痕的周圍 方纔收効

受萬人賞讚之人究其實絕無賞讚之價值(亞拉比亞)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程伊川)

昨日乃今日之師(英吉利)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固而從人者輕也(程明道)

說儉

古人有一位朱柏廬先生，他曾有勤儉爲治生之道的一句話。聽着又淺近，又陳腐，其實是誰也拗不過這個道理的。前那個勤字，我們是已經是說個大概了。大家若果照樣做去，不但自家可以致富，連國家都能富強。我們要再於儉字上，收拾起來，豈不是家愈富，國愈強了麼？所以我們再把這儉字，對大家討論討論。儉字是奢字對頭，大家是都知道的，但是講解的，多有不對的地方。常把那吝嗇的行爲，當作節儉，簡直的不論待人待己，不管親疏遠近，一味的慳吝刻薄，以致親戚朋友，笑話的也有，誹謗的也有。自己也不察其所以然，他到說是一家飽煖千家怨啊，這豈不是只知道有財，不知道那財的用處嗎？不但是算不了儉，簡直的是殘忍無恩罷。再者說儉字的意思，原不是要人食不求飽，居不求安，不過是不妄費不浪用，無論是耗財多少得其當的，多也是儉，不得其當的，少也算奢，就着一個

人說吧 雖有貧窮富貴的分別 一切用度 均要有一定的制限 義理要看的明白 用財自然合了身分 當於事理 儉固然是儉 卽偶有從豐的時候 亦不能算是奢 有個人家本屬小康 當着父母大喪 紙張也沒甚麼糊 也不找和尚道士念經 也不搭五光十彩的棚 待客的席面 雖然是不壞 但也不肯十分講究 這不就是儉麼 獨至於附着父母遺體的衣衾棺槨 他却一毫不肯苟且 均是要極好的 難道那算是他奢侈了麼 可見儉奢的分別 就在乎得當與不得當了 再就居家過日子說 住鄉的人容易儉 住城的人家就似乎不容易的 如那節衣縮食 鄉下人總容易辦得到 要是住城的人家 他所見所聞 多是講局面的 久而久之 也就以爲好衣服好看啦 好東西好吃啦 也就不管錢財來的易不易啦 自然就染上那種浮華的氣了 所以住城的人 更須把這儉字常常的記在心裏 纔能夠不隨同合污呢 但是要往儉字上注意 第一須先忍耐 何以故呢 因爲有一種好氣的

人平素也是極講節儉的，往往因爲一朝之忿，便鬧得經官動府，纏訟不休。到末了破產的也有，辱身的也有。像這些事，不但是浪用妄費，比那奢侈還要利害的多呢。第二須要量力，常見有種大家人家，平時也還有點見識，也還有點打算。一到了婚喪嫁娶，賓客應酬，却祇逞一時的興會，任意鋪張，一味的講局面，鬧排場，甚至於力量本不能支，還要顧那種虛關的臉面，祇落得借貸補苴，纔算下台。試問這種的人，他要不窮會有什麼方呢？究竟其初也未嘗不想着儉啊，皆因好氣好高的心盛，也竟把財產鬧丟咧。究竟這個儉的道理，原不是竟空說就會能行，必要將他研究出來，個一定的法子，以一種希望心，行那種安分的事，不打算儉也就儉啦。何以呢？凡人的衣食住，沒有不願意豐足的，不但願意自己豐足，而且願意子孫長久豐足，所以競競業業，吃穿是但求飽煖，要想過分是一點舍不的，你想他心裏存着一定的目的，那一種真儉，豈人力所能奪的呢？再進一層

說 這儉是關係很大 要是不儉 不但是絕一人的生理 盡可以弱國亡家 何以呢 大凡這不儉的人 甚麼物力艱難啦 一粥一飯 一絲一線 來處不易啦 他是滿不管 所以他那花費用度 絕不知道心疼 你想他還會量入爲出麼 並且是必要懶惰 不鬧到窮無聊賴不止 請大家想想 國家原是個空名 本是聚人家而成的 要是一國的人家 都那樣不儉不勤起來 使什麼叫他興盛去呢 如古時候 那一朝那一代啦 那一家那一人 是怎麼興盛啦 怎麼富足啦 考究起來 無非因他能够節儉 就是現在各國 怎麼樣富強啦 推究起來 也不過是他們能够節儉 應用的用 不應用的不用 用財得當罷了 再從近處說 試問大家那街坊四鄰 你看他日業雖小 人口也多 他每年除去衣食 還要攢錢 設法總要添幾畝地 等到那事業本大 人口又少 他每年的出產不足供他的衣食 末了還要出幾畝還虧空 這裏頭的緣故 大家要是細想想 約都能够說的來 那一個不是因

爲不節儉 鬧得水盡山窮啊 噯呀 現在的時代 人是一天比一天多 地
是一天比一天少 應用的東西一天比一天貴 我們要是再不節儉 我敢說
比從前還要窮的快些 你說是險不險呢

文宗之嗜鴉片

文宗時鴉片之禁漸弛其時大僚中多有染其癖者即帝亦嗜嗜此物英法聯軍入都帝北狩熱河驚恐之餘又以癩發遂致大漸蓋其時帝以倉猝棄塵少帶阿芙蓉帝又憤以鴉片之戰致外兵深入深悔已醜受其毒故決絕戒除不意竟以此致疾也嗚呼鴉片之毒流於四海而當日以九五之尊亦以此戕其性命可勝痛哉

老鷹自嘆

山中的老鷹住在高山峭壁之上非但人跡不能到
就是飛鳥也不能去他老人家晚宿深山朝遊林中
見有飛禽走獸可以擒拿的就拿他幾個自以為世
上沒有害他的了不料一日被善射的射中了心窩
一個頭昏滾到地下給人捉住老鷹見箭上的羽翫
是自己的翅翎毛做的嘆道可憐可憐我一生靠的
是一副健翅勝今日死也死在他手裏

評曰凡人以才智得便宜者終敗於才智以勢力
得便宜者終敗於勢力此鷹臨死之言喚醒天下
人不少

國民當知本國的情形

選錄京師模範講演所講稿

凡人生在世界上 自己所處的地位 是個甚麼情形 要是都不知道 不必合人家競爭 就已經先立在失敗之地了 國家對國家 也是這個道理 如此說來 這本國的情形 究竟從那裏說起呢

最要緊的 是先得知道 本國現在是個甚麼時代 列在甚麼地位 是個甚麼資格 是個甚麼程度 以上這四層情形 作國民的 果然能够考查真確 對於國內 就知道自己的責任了 對於國外 就知道自己的短處了

本國現在 究竟是個甚麼時代呢 中國文化 開通最早 在五千年前 已經是文明大啓 所以上古的民族 人人都尊重本國爲神聖 看待隣邦的民族 不呼之爲夷狄 便視之爲野蠻 不但自尊自大 稱道本國 有天朝上邦等等名目 那時候的外國人 也要效法我們的文明 那個時代 中國閉關自守 對於四方隣國 沒有甚麼交涉 就有交涉 也不過是被中國征服

的幾個衰弱小國。合那野蠻民族。平等的交際很少。並且那個時代。水陸交通很遲慢。沒有輪船火車。沒有電報飛艇。能交通的幾個國。不出東亞附近的小邦。至於遠方別洲的強國。從沒有來到中華的。西周時代。雖有越裳進貢。迷失路徑。不能歸國。周公作指南車。送他回國。其實越裳的國境。在如今地圖上。就是越南交趾。已經屬了法國。如今要由輪船航路走。不過半月多的路程。當時的越裳。也不像現在的局面。總而言之。中國自前明直到如今。局勢大改。由閉關時代。渡入了交通時代。到前清咸豐十年。英法公使駐京。傳教通商。訂入條約。從此中國的局勢。再莫想關著門過日子。是萬萬沒有的事了。這是第一層當知道的。

再說我們本國。現時列在甚麼地位。地球上列強並峙。遇著這樣交通時代。我們本國。果然能夠保全自己的威力。沒把幾千年大國的招牌砸毀。也還不失爲一等強國。無如自前清道光以來。每與外國爭戰一回。失敗一回。

賠款割地 損失利權 卽如道光二十二年 鴉片之戰 敗於英國 賠兵費二千一百萬兩 割讓香港 開五口通商 咸豐十年 白河之戰 敗於英法 賠英國兵費一千二百萬兩 賠法國六百萬兩 許英法兩國遣公使設領事 許教徒自由傳教 五口通商之外 又開牛莊等七口通商 咸豐八年 割黑龍江以北之地於俄 咸豐十一年 又割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於俄 光緒十年 越南之戰 又敗於法 法人雖沒要求兵費 中國允割越南於法 光緒二十一年 中日之戰 敗於日本 賠款二萬五千萬兩 割臺灣於日本 許朝鮮獨立 開沙市等處商埠 光緒二十六年 拳匪之變 又敗於八國聯軍 賠款四萬五千萬兩 削平大沽礮臺 劃東交民巷爲保衛界 准外人駐兵 以上種種的國恥 述說起來 真堪痛哭 總而言之 自道光年後 中國紙老虎的內容 算是都給揭穿了 所以海牙和平會 已把中國列在第二等國 從前外人的議論 還稱中國爲睡獅 如今見睡獅不醒 差不多都想着分割獅

子的肉了 諸位請想 我們本國 在世界列強之間 地位是何等的危險呀 這是第二層當知道的 第三層的要緊事 要知道我們本國 現在是個甚麼資格 人與人相處 個人有個人的資格 國與國並列 各國也有各國的資格 我們中國 處在交通時代 雖然列在第二等地位 實是由於屢次失敗 不明外交的原故 若論本國天然的資格 確乎是個地大物博 開化最早的國家 所以衰弱到了如今的情形 世界列強 對於我們的土地財產主權 還沒有一國不垂涎 我們中國 二十二行省 合蒙藏回都 以土地論 面積廣大 過於歐羅巴全洲 佔亞細亞全洲四分之一 以土地肥沃論 有世界第一大平原 世界第二大河流 以氣候論 正當北溫帶的地位 不寒不熱 氣候合宜 以人民論 中國的人口 號稱四萬五千萬 並且聰明秀雅 嫻於禮教 以物產論 動植礦不下數十餘萬種 並且農產最富 礦產寶藏 甲於全球 各項實業 多未開闢 要從這等地方去思索 我們中國

是不是個富強大國的資格 譬如一個老年的財主人家 偶然辦了幾件賠累事 受過點損失 眼看就要破產了 可是要往他那歷代積蓄上一調查 還有尋常人家所不及的闊資格 從此經理得法 立刻還是個大財主 中國現在的資格 就是這個樣子 但怕永遠不振作 資格雖好 也是枉然了 第四層的要緊事 要知道我們本國 是個甚麼程度 中國的資格 既然不是不可造就 聽講諸位 已然明瞭 這樣說起來 中國本是可以制人的國 爲甚麼到了如今 反爲人所制呢 這個原故 就因爲建設的程度太低 以經濟論 實業不發展 樣樣都得用本錢開闢 財力實在來不及 入不敷出 賠款借款 還得按時彌補 以軍備論 海軍尙待擴張 陸軍尙未充足 軍械人才 又不十分够用 以教育論 全國的學校 開辦無多 說不到教育普及 全國人民 大多數沒受過普通教育 以憲政論 自前清到如今 全在預備期內 因爲內亂外患的阻力 一時不能實行建設 只可以說是

憲政萌芽時代不能說到効力圓滿時代 諸位想一想 我們中國 這樣的程度 比着世界文明各國 又是如何的等第呢 就以上這四層看起來 我們中國的情形 自然就可以知道個大概了 既知道了本國情形 然後對於自己國家 當盡的責任 不敢不求進步 對於世界各國 纔不敢再輕視人家 妄自尊大 更不要諂媚人家 反令人看不起 惟有盡心竭力 扶助我們自己的國家 就是國民應盡的天職了

不登高山那見平地

大海不濶細流

吾人在社會上之行為其良否基於家庭教育之如何(丁抹)

吾人有二耳一口即多聞而寡言之證也(日耳曼)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書)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世間之人為他人持燭作事往往燒及自己手指(英吉利)

實業談

工業演說

常言說工家做不出好傢器來 農家的莊稼就做不成 你可瞧瞧 工家做不成好鏟頭犁子 農家的田地就耕好麼 工家做不好鋤鉤鋤刃 農家的田地能鋤好麼 工家做不好杈笆掃帚 礮砗風車 農家的莊稼能打得好麼 工家做不好大車小車鞍子架子 農家的莊稼能搬得好麼 工家做不好軋車紡車機杼機梭 農家所種的棉花能紡成線織成布麼 再說工家做不好碾磨篩羅鍋碗盆缸 筷子刀子 麵板水壺 農家所收的一些東西 能做得好吃做得好喝麼 但是我要講的不在乎此 卻是要說沒有農家收成的東西 工家也是做不出什麼來 你再瞧瞧 沒有農家的豆子 工家有什麼法子能壓清油 沒有農家的高糧 工家有什麼法子能燒白酒 沒有農家的芝麻 工家有什麼法子能做香油 沒有農家的白麵 工家有什麼法子能做出七十二樣

的點心來 沒有農家的麥楷 工家有什麼法子做成草辮 又把草辮做出草帽來 沒有農家的棉花工家有什麼法子做成紗線 又把紗線做成布匹 又把紗線做出花邊來 沒有農家的木頭 工家有什麼法能做出房子來 做出車船 更做出一日不能離的箱櫃牀鋪棹椅條橙來 從此看來 農家沒有工家 就赤手空拳 雖有能幹那裏去使 工家沒有農家 也是赤手空拳 雖有技倆那裏去用 工家少不了農家 農家也少不了工家 實在是靠着我們 我靠着你 彼此相靠 都得好處 真如同俗話所說僧托佛 佛托僧 一個得了香火一個得了饅饅 兩得其便了 以上所說也不要過於沾滯 我們還要推開講那聲音的工 熱學的工 電學的工 光學的工 礦學的工 金屬的工 總分爲機器的工 人力的工 天然的工 而歸結在工業可以富國 可以強兵上

聲音的工

有人會唱 我們就說他唱的工夫好 有人會彈 我們就說他彈的工夫好 這一些好聽的聲音裏 所用的琴瑟琵琶笙笛管絃鑼鼓歌板大鉢小鉢 該怎樣教他靈醒 該怎樣教他生色 常做這工的 就是熱能生巧 也不可考察其理 何況於今外洋的洋琴洋戲八音盒兒 合一切的樂器 一齊傳到中國 凡上等社會的人 莫不愛聽 我們工家若不快快學着自己製造的比他們還好 也是保不住自己的權利的 但是要考察其理 必要先知道聲音的來由 聲音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說他藏在萬物裏頭 並沒有那個東西 就是一個振動的力 你瞧那個鐘鼓 在那兒安安穩穩的 他出什麼聲音呢 必等到我們拿起槌子來 用力把他一打 他就全身振動起來 噶噶逢逢的出來聲音了 不再打他 他不再振動 也就不再出聲音 再講他出聲音 何以我能聽見呢 全是因為他受了打 全身振動 戰戰抖擻的 弄的他那四下裏的空氣 忽然稀一層 忽然密一層 好像是水裏投石 起了波浪

一層一層的往外直送到我耳朵裏 我腦子裏 總是因為他我中間 有空氣能傳能送 我纔聽見 若是去了空氣 無論他怎樣受打 我是一點兒聽不見的 論這聲音 在空氣裏行動 並不甚快 平常一秒鐘的時候 不過一百零七八丈 比仿遠遠的有人放礮 要知道隔着多遠 只用從看見炮烟 或看見藥光的時候 數到聽見砲聲的時候 是幾秒鐘 就知道隔着是幾百丈遠了 較比聲音在水裏 乾地裏 石頭裏 木頭裏 銅條鐵條一般堅實剛硬的東西裏 行動的都慢 然而講聲音的工 不能不注重空氣 全是因為空氣無處不有 不用費事 任其自然 可以傳送聲音 不合那別的東西 甚不方便 一樣 人都說鐵條傳送聲音 比空氣快着十二三四倍 我不懂的 誰能常把鐵條屬在口上 滿處找着耳朵去說話 又誰能常把鐵條屬在耳朵上 到處找着口頭舌頭去聽話 所以這傳送聲音更快的東西 不能奪了空氣的大功 而在工業上 卻能生出別的技巧來 如藉着聲音在水裏走的

快 就做出响鈴 驚動魚類 教他上網 做出聽筒 插在水裏 聽那水底的雷艇 藉着聲音在木頭裏走的快 就做出聾漢的耳朵 叫聾漢用牙咬着 可以略略的聽一些話 做出聽心聽肺的極薄木盒 按在病人的胸膛上 醫生一聽 就知道他臟腑裏害的是什麼病 更藉着聲音在不很硬不很軟的東西上 容易還原 做出留聲機來 就是世俗所好的洋戲器機 西人於重大的審判上 常用他留兩造的口工 於要緊的約會上 常用他留下兩人的口據 老人定遺命的時候 常用他分咐後人 至交說祕密的時候 常用他遞給好友 學生學外國話的時候 常用他做個老師 對證口音 可惜我們中國人 不曉的實在的用處 但知道聽他的叮叮噹噹咳嗽嚶嚶 不是真有的錢的 偏要枉花些無益的錢 作這無味的樂 我甚不贊成

人能導馬水邊然不能強其飲水(即不能強人所難之意)(英吉利)
自知其短乃維德之基(英吉利)

世間之人大抵目仇讐為惡人(英吉利)

編

生計指導

明呂潛問欲根在心 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溼野
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才
能就其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
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
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
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
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
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
的了夫望病盡去却難也

種莊稼的關係

選錄吉林通俗報稿

有民然後纔能立國 所以書經上說民爲邦本 非有飲食人不得活 所以孔子講究治國先說足食 古時候用民力一年不過三天 足見起世界上若靡有莊稼人 不論那一行人都靡有飯吃(行字念杭)人若靡有飯吃 他還能活着嗎 人民要是都死了 國還能成立嗎 由這上看起來 種莊稼不但是人民養命之源 還是那存立國家的根本哪 怎麼見出來呢 你就看一看美國吧 人家怎樣的富足 怎樣的強盛 無非是因爲莊稼出產多 種莊稼的人都 知道改良農業(改良就是把那不良善的地方改過來)德國工廠所用的材料 從前都由美國供給 近來也在種莊稼上用心 英國的本國 不能有多少 莊稼出產 淨指着由外國運 所以他把印度跟緬甸兩國滅了(印度從前也是個獨立國 出產很多 緬甸從前是咱中國的屬國)又把南非洲的地方佔了許多 把澳大利亞洲也佔了 從此以後英國所用的莊稼出產 可就不用

外國的嘍 咱中國自古就講究種莊稼 所以外國人說中國是農業國 但是光知道照舊法去種 不知道改個好法子 就像那防旱防澇 防蟲子 上肥料（肥料就是上地的糞 牛馬豬所屙的糞叫廐肥（屙字念拉）草木的腐爛葉子叫綠肥 骨頭灰叫磷肥）這些法子 是一概不懂 所以咱中國的莊稼出產 不能加增 若是遇著荒年 連吃的都難有 這就是不改良的過錯呀 你可知道嗎 這種莊稼的關係很大 我今天說給大家聽一聽

第一樣是軍事上有大關係（軍事就是出兵打仗的事情）平常靡有事的時候 若是糧食不够吃 還可以從外國買來 萬一要是有出兵打仗的事 國跟國的交情斷了 來往的買賣 全都停止 縱然咱們是個局外中立國（局外就是不在打仗的以內 中立就是不幫這一頭也不幫那一頭）也不能上打仗的那幾國去買糧食 那打仗的對打仗的更不用說嘍 你想這兩國打仗 全仗糧餉 吃糧一項是最有大關係的 若是平常毫無積蓄 淨指著上外處

去買 一旦要有打仗的事情 糧食的來路斷了 又不能做無米的粥 可以接濟當兵的吃喝 俗話說的明白 用兵之道 糧餉當先 你就看那張巡守睢陽 因為城裏靡有糧食 當兵的餓急了 打雀鳥掘老鼠吃 又靡法子張巡把他的小老婆子 殺了給當兵的吃 到底因為靡有吃的 把睢陽城失了 法國當拿破崙攻打俄羅斯的時候 只因為兵走的太遠 半道上靡有糧食 到後來打了大敗仗 所以自古來用兵 靡有不先預備糧食的 還有一層 凡是做過戰場的地方 工場舖戶 房子車船 貨物家具 一掃而光 不定費了多少銀錢 經過多少年月 受了多少辛苦 纔能整理到從前的樣子 惟獨種莊稼 是全憑着地土 只要兵馬稍微的安靜些 這犁仗鋤頭就可以下地 你瞧 這種莊稼是不是於軍事上有大關係呀

第二樣是財政上有大關係（財政就是整理錢財的事情）手藝買賣 若是得了好機會 實在是較比種莊稼的利錢厚 要是往長遠去比較 就大不相同

啦。種莊稼是穩當的，得利雖然有限，但是保准。手藝買賣全得有學問，有經驗的人去作，不然貨物漲落無常，離不了賠賺兩個字。你若是一眼難照透，這一下子就要賠苦啦。破產敗家，多出於意外，往往有許多的險處。說到種莊稼的事情，雖然不免有水旱蝗虫各災，決不能像別的營業，容易有差錯。國家的財政，最可怕的就是變動吃虧，但是吃虧的原故有兩樣，一樣是奢華用的東西，一樣是人民吃的糧食。這兩樣若是只有往裏運的路，靡有往外運的路，那錢財都歸外人的手，國家的窮苦自然不用說。就是不論那一樣不要緊的東西，若是總一勁往裏運，國家的財力也是很吃大虧。咱中國的手藝買賣兩項都不精，不能發展，全仗着莊稼出產，一年往外運些個，你看，這種莊稼是不是於財政上有大關係呀。

第三樣是風俗上有大關係。外國人常說，工商可以富國，莊稼可以強國。當現在的世界，非得富足強盛不能立國，非得手藝買賣跟種莊稼要一齊。

的講究不能富強，不是偏重一樣。萬不是治國是道理。歐羅巴洲從前有個猶太國，那一國的人民善於作買賣，大財主很多，他就是不講種莊稼，所以猶太國滅了，猶太的地土都被外國佔去，直到如今，猶太人成了靡有國籍的人（靡有國籍就是那一國也不認他是本國的人民），這種莊稼的人，他有四樣的長處，都是那四樣呢？第一是儉樸不浮華，第二是誠實不好詐，第三是能保守，第四是守法律。以上這四樣都是莊稼人的長處，所以西洋各國，近來極力的提倡住城市的人，也要有莊稼院的風俗，咱中國人也都知道莊稼人性情樸實，決靡有奸懶饒滑的毛病，並且錢財容易積攢，俗話常說：莊稼財萬萬年，有人說莊稼人粗笨，你可不知國家一年所收的租稅最靠常的就是地丁錢糧，你瞧，這種莊稼是不是於風俗上有大關係呀？第四樣是社會上有大關係，種莊稼跟社會的關係（社會就是衆人堆），最容易見出來的，按照衛生的法子說（衛生就是保衛著身子不生病），鄉下的空

氣新鮮 種莊稼的人 終日幹活 血脈周流 所以咱中國的人口統計表 就男女的營業每年比較生死的人數 就男子一邊比較起來 要手藝作買賣的人 每年生的小孩少 死的大人多 種莊稼的人 每年生的小孩多 死的大人少 這是個什麼原故呢 這就是因爲街市上的空氣太濁 又加上要手藝跟作買賣 全都靡有種莊稼費力 所以氣血不周流 容易生病 並且手藝買賣 用度太大 多有習於欺詐哄騙 莊稼人用的儉樸 所以因爲儉省 可就養成了誠實的性情 你瞧 這種莊稼是不是於社會上有大關係呀 第五樣是政治上有大關係 德國有個博士 名叫克洛茲 他常說手藝買賣 是活動的事業 種莊稼是穩當的營生 他的說法雖然不很妥實 却也有些實據 比仿說有亂黨起事 全都是在城市裏 又都是有意思的人 纔能搗亂 鄉下的莊稼人 心思誠實 都是安分守法的 所以不至於滋生事端 起了亂事 官員對於這一項人 不用費許多的心力 只要替咱們想改

良種莊稼的法子 多派警察保護（保護就是護庇）莊稼人就得安居樂業 你看這種莊稼是不是於政治上有大關係呀

種莊稼的關係這樣的繁多 這樣的重大 還有不知道這裏頭意思的人 他說莊稼人不用有多大的能為 只要把本錢下在地裏 費很多的力量 僅能夠一年收成一回 並且要靠著地土的力量 不如幹別的得利多 你可不知道 種莊稼的人 就是遇着荒年 也萬不致於賠的家產盡絕 今年不收還有明年呢 俗語說 世上若靡有莊稼漢 百十兩行（行字念行）全靡有飯 足見起無論那一項人 都得吃飯 莊稼人是各項人養命的主人 又是替國家培養根本的人物 並且種莊稼的法子 愈改愈好 將來種莊稼所得的利 比幹別的事都多 請諸位往種莊稼這條道上 著實的注一點兒意吧

不貞節之美人如無味之酒（英吉利）

女子之勢力悉在其舌（英吉利）

左右世界之物有二一曰黃金一曰女子（德意志）

滿清河督之豪奢

河督衙門製饌品之法其最慘者莫如駝峰與猴腦也駝峰即駝背隆起部之雅名先擇駝峯骨格之佳美者將其四足縛於四柱俾無奔逸之虞乃以沸湯先注於駝峯次灌其四肢主駝肉死乃割其峯而烹之肉極甜脆其味之佳誠非言可喻苟有仁心者必不忍食之也至於猴腦其慘酷猶有甚者先捕活猴着以五彩之衣即於會飲所用方棹之中部懸一圓孔牽猴居棹下而令其頭伸出於孔之上剃其頂毛剝其頭皮至露白色腦骨之時乃以沸湯灌其頭且以椎破碎骨頭如是猴腦之饌乃成於是與席者各以銀匙入其中略攪之而食此半生半熟之精味自有火食以來未有虐待生物如是之甚者也此真可謂亡國之妖孽非當時窮奢極慾之達官貴人必不出此當時有福建詳福成者久任英國公使名望頗高著有廉庵筆記亦嘗著此事梗概於其書則其事之非繁可知矣

中國迷信風水 從甚麼時候起頭呢 考漢武帝的時候 有什麼聚會占驗 堪輿家(就是看風水的)就由此而生 隨後班固着藝文志 內中列有五行家 有堪輿全匱十四卷 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 看風水的書 就由此發芽了 到東晉的時候 有個人叫做郭璞 他專心講究這個法術 着出種種的書 託名為青囊 說出許多吉凶禍福的話頭 來煽惑人心 其毒遂橫流於天下 唐太宗命呂才着論 將他的謬處痛闢 究竟不能止住 爲什麼緣故呢 因爲人人都有個禍福的念頭 橫於胸中 以爲房屋住得合於風水 葬親葬得吉壤 就可以發財 可以升官 可以人口順暢 可以家宅平安 所以不惜糜費 去請陰陽生 請葬師 求吉壤 剖析地脈 斟酌向背 擇選年月日時 費多少的事 花多少的錢 也都不惜 那富足的雖然花的起錢 然而擇的太過於精詳 就難得台意 那貧窮的 因爲花費太多 就

糜有力量去請葬師 去買好地 於是任憑他的祖父棺木暴露中野 有終身不葬的 也有累世不葬的 你說穀多們不近情理 這都是迷信風水的害處 從前司馬文正公做諫官的時候 就想矯正這個風俗 奏請禁止天下葬書 又有張無垢說葬師罪大惡極 應該照着左道亂政 假鬼神時日以疑衆的罪名 加以誅戮 於此可見古人痛心疾首於世俗的所爲 希望迷者之一悟 然而言者諄諄 聽者渺渺 也就沒有法子了 現在科學發明 這個迷信風水的陋俗 也就漸漸的改了許多 然而迷信的却也不少 如今聽我將這迷信風水的情形 略講一講 大家就可以知道風水的有害無利了 風水之中 分爲陰陽兩種 祖宗的坟地叫作陰宅 自己的房屋 叫作陽宅 雖然陰陽兩個字是古來有的 但是他們把陰陽兩個字 太認得真了 如今我先把陰陽兩個字 說與列位聽聽 大凡天地的氣候 人物的盛衰 一切世界上的動植物 都有陰陽 天清是陽 地濁是陰 氣煖是陽 氣冷是陰 正面

是陽 反面是陰 通明是陽 幽閉是陰 陽字是有實在的把握 陰字是虛空無憑的調語 往常看見人家 最信的是陰字虛妄 牽涉到陽字上 反把陽字的實事不去幹了 譬如人家安墳 先要請得一個 瞎子稱做算命先生 請到了家裏 把要葬下的死人 說有死人無死命 第一個先要算說葬得葬不得 後來把活的人 一家之內 無論男女 個個都要算的 有生像不合的 有八字刑尅的 五行相沖的 有流年不利的 算完以後瞎子 把東家一奉承 說個個命裏都好 葬是很做的 今年流年也利 財運也旺 星宿也好 吹了一頓法螺 吃了一頓好飯 得了幾吊橫財 真是合騙子是的 本家還贊歎不休 這個算命先生 真真養過活神仙 句句說的對 以後又要請地理先生 又叫風水先生 也像算命的一般 請到家裏 把瞎子算的命說的話 從頭告訴一遍 然後領到了墳地 去相陰宅 凡做地理先生的人 先要合算命先生通同一氣的 他已經討了的口氣 指東說西 向南坐北

手裏捻了一個羅盤東西南北 子午卯酉 四面八方 謬託測度 度了又度 對東家說道 這個樣旺地 是極難得的 青龍坐位 白虎退閑 左朱陳 右玄武 七煞遠颺 寅年葬 卯年發 官財丁 件件有 東家很喜歡 以爲事體很妥當的了 相陰宅的是這樣 還有相陽宅的 講究更多拉 起先也須講算命的 請着地理的 有的說心地好 福地好 蓋柱 就說墜柱 喜逢黃道日 上樑 就說上樑正遇紫微星 造大門 就說官出得 財進得 你們聽聽 這宗樣的說話 愚也愚到極處了 你們要說是風水有憑據嗎 只要你們去打聽 東西洋各國的人 他的國內 向來沒有一人講究過風水的 死了的人 都由國家將他尸身拿來火葬 水葬 除了最有名望的人 由國家將他尸身行國葬的禮外 其餘的人 沒有一個得全尸身 葬於土地的 這是什麼緣故 因爲東西洋土地甚狹 若是死了的人 每人皆葬於地上 一人一個坟墓 土地有限 死的人沒有窮盡 幾百千年之後 所有的土

地 都變成了墳墓了 拿什麼地方來種五穀 養活世上的人呢 因這個緣故 所以不能不用火葬水葬的法子 若照風水家說起來 葬的不好 就以絕子滅孫呀 就可以貧窮死亡呀 請問外國的人 既然不講究風水 又將他的祖宗尸骨燒了丟了 就應該絕子滅孫 貧困死亡 一個人不留纔是正理 何以外國人幾千年來 人口還如此興旺 國勢還如此富強呢 中國人數千年來講究風水 所葬的墳墓 大半都考究過的 所有的黃帝子孫 就應該個個富強 個個盛旺 何以至今尚貧苦茶弱 到這個地步 幾乎爲外人的奴隸牛馬呢 由此看來 風水命運之說 是的是的確確不可信的了 況且現在中國的土地 日見減少 人口日見增多 如果再不破除風水的迷信 再過幾百年 所有的土地 都變作墳墓了 這個爲害 却也不在小處 如此說來 風水二字 就應該不必考究的嗎 却又不然 一國的風水 也應該考求 不過考求的法子 與此不相同罷了 所說不相同的緣故 是

什麼呢 就是從前的風水 是講究尋龍點穴 現在所說的風水 是考究一國的地理大勢罷了 譬如我國的地理 就是二十一行省 土地 人民 道路 物產 礦務 山川 河港 關津 橋梁 鐵路 電線 某省的人民 是何等樣性質 何等樣開化 某省的土地是何等的膏腴 何等的磽薄 或宜種綿 或宜栽桑 某省的物產 或宜販運 或宜製造 礦產的富饒 河港的轉運 這些事件 都是一國的地理 講究地理 是這等樣的 要像現在一等地理先生講究地理 專門迷信虛妄 倒把實在的地理 反弄壞了 但看國家 開礦 造鐵路 何是榜樣 礦產鐵路的好處 一言也說不盡 先說那爲難的情形 阻撓的蠻力 山西省的地方 煤礦五金各礦產 是棋布星羅 千年用之不盡的 我國窮到這等樣子 不去開礦 還想做什麼 你看美國人 這樣的富 他是那裏來的富呢 也因爲是開礦 所可恨的 我國無知的百姓們 不曉得合羣去台股 只懂得講風水有礙 並且極力的

阻撓 妄說斬斷龍脈 斬倒虎口 數十年來 不知道鬧了多少亂子 官府因見阻力利害 不肯放鬆 無奈把告示出來 大張曉諭 千言萬語 開導一個盡情 豈知我們的百姓 把陰陽兩字 直是生根於腦 風水一說中毒於心 不論你如何說法 終是牢不可破 寧可窮困死 絕不省悟 所以好點的礦產 要緊的鐵路 都因為迷信風水 不肯自辦 翻轉由着外國人巧取豪奪的得了許多 請問外人既將你的礦山鐵路得到了手 還容你去講究風水嗎 我們同胞呀 甦醒了罷 不要把中國一個富饒的世產 讓與外國人去受用 所以我普勸我同胞 以後再不要信陰陽 說風水 那些虛無的話了 那是亡國敗家的根基 把那些拋除淨盡 纔算得是文明 纔算得是通 纔能彀得公益有大利 不至於受這個虛無漂渺的害了

酒與女子均能愚人(德意志)

喧嘩之母必養成懶惰之女子(拉丁)

論其人則係兄弟(金錢不替路人(土耳其))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七十七

明呂涇野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安住，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妙义子不定便撒擺立脚不定便挪移。

明呂涇野先生曰：為沙龍學總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出矣。

明呂涇野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舉足皆荆棘矣。

說納妾之害

天下有一件事 提起來 人人羨慕 人人都想着去作 及既作以後 實在是可怕的很 是那件事呢 就是使人消耗精神 敗壞家庭 得罪妻子 害及全國 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納妾那件事 甚麼叫作納妾 不用說是人人都知道的 但是那納妾的害處 人們明白的 還是很少 所以今天破點工夫 說給諸位聽聽

世上納妾的人 約分兩樣 一樣是希望生子的 一樣是貪戀女色的 希望生子的 禍還小 貪戀女色的 害可就大了 試問世上那些早亡的癆病鬼 和那面黃肌瘦 無精無采 像那活鬼兒一般的人 不多半是因貪色過度所致嗎 天生男女 原無歧視 所以一夫一妻 爲古今最好的制度 要是 有妻可以再娶 妻也可以棄夫再嫁 况且嫉妒之心 人所不免 爲人妻的 縱然是顧全體面 保持貞潔 不嫁他人 就能保晏然無事嗎 試看那

夫妻和好 素無嫌隙的家庭 一經納妾 夫妻的感情便覺淡薄 反目之事 脫幅之占自然不期然而然的 便就多了 甚至穢德彰聞 醜聲四佈 上辱祖宗 下累子孫 你想好好的家庭 又何苦偏要種下禍根呢 還有種極大的害處 就是納妾足以傾家敗產 絕嗣續 弱國家 怎見的呢 因為我們的中國的男子 多視婦女為玩物 為妾的實當其衝 足恐怕纏不小 頭恐怕梳不亮 憨笑嬌啼 惟恐不窮研而極媚 是為婦女的 也就以玩物自居了 諸位請想 納妾的全幅精神 全注射在玩弄一面 有不曠廢職業的嗎 職業既曠廢 富厚的家 就要衰落 中等之家 就要破產 這都是一定的結果 更就一身而論 淫慾日甚 精神必衰 身體必弱 精髓必枯 試問 尚可以種子嗎 就是幸而生子 也必因先天不足的緣故 成一衰弱無用的人 噫呀 像這種人 如何能够繁衍子孫 綿遠嗣續呢 要再向大處說 聚人成家 聚家成國 家庭的分子 既極衰弱 這種家庭組織的國家 還

能够強盛嗎 說到此處 真是令人不寒而慄了 納妾的人 總然是不愛國家 不愛家庭 寧獨不愛子孫嗎 縱不愛子孫 寧獨不愛自己嗎 又何苦以害自己的 害子孫 害家庭 而貽害全國呢 列位仔細想想 還是我故意刻薄呀 還是實在情形呢 但是這年老無子的 就聽他無子不成嗎 本員也知道除了納妾以外 斷乎沒有別的法子 可以得出子嗣來 但要從根本上說來 求子嗣是不是承續宗祧哇 既是承續宗祧 過繼不是一樣嗎 有人說過繼的兒子 終究不是自己骨肉 就難免演出說書唱戲的那些喪心昧良的故事來 那還不如沒有兒子 倒還可以省點氣忿呢 依我的見解 就是納妾好些 唉 這種說法 固然也不敢保其必無此事 但是古人有兩句格言 說是兩利相權 必有其重 兩害相權 必有其輕 過繼的兒子 就算不如自己骨肉 究竟比起納妾來 總算輕的多 我偏要去納妾 這豈不是兩害相權 必求其重了嗎 但是稍有點深思遠慮的人 誰肯自己去找罪

受呢 況且無論何事 全在人處 咱們要拿這過繼的兒子當骨肉看待 就算人心換不出人心來 如果他要真正居心不良 既有父子的名分 又無虐待的口實 據我看來 倒是自己的真正骨肉 他要成心忤逆起來 倒合了餓煞的大虫吃不了子的一句俗話 的確是處治着有些棘手了 在昔晉朝陶淵明 他曾訓戒兒子 不許虐待僕人 說是彼亦人子 言外吾應當體恤這僕人的意思 照此說去 過繼的兒子 同自己骨肉是一樣的義務 一樣職任 更須要推心置腹 痛癢相關 祇要爲父母的心先盡到了 恐怕這待如骨肉的恩義 就是隣里親友 也要嘖嘖稱嘆吧 難道那過繼的兒子 竟是一種梟獍不成嗎 況且納妾不過是社會的積習 過繼是法律的明文 何去何從 何得何失 諸位不少明理的人 何妨仔細計較計較呢

無財非貧 無業爲貧 (孟德斯鳩)

所守不約 汎濫無功 (程明道)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陸象山)

論生利分利之區別

選錄福建講稿

各位 你們可曉得世界上有生利分利二種的人嗎 甚麼謂之生利 卽是勤奮有事的人 甚麼謂之分利 卽是偷閒坐食的人 譬如一家以內 生利的人多 分利的人少 則其家容易富足 分利的人多 生利的人少 則其家容易虧空 一家如此 一國亦然 中國人口總數 雖未有著實的調查 向來都說四萬萬 就鄙見看起來 生利的人數 尙不及少數 其餘多數 都是分利的人 那種貪吃懶作 游手好閒的人 不必說起 就是身無職業 倚人求活者 皆算是分利的人 這種原由 因爲中國實業 全未發達 游民很多 以致無藝業的人 無資格的人 無資本的人 只得仰鼻息於親朋戚友 想望分他餘潤 爲吃飯的計算 在這種分利的人 實非本意如此 真正出於無奈 那曉得生利的人 經分利的人攔擾以後 受虧不淺 不數年後 生利的人 仍復轉擾別人 自累累人 弄得生計愈艱 財源日竭

國計安得不窮 錢路安得不蹙 這樣看起來 欲求一國之富 須一國多生利的人 欲求一家之富 須一家多生利的人 這種道理 甚是淺顯 如果世人能發憤 想起我們是堂堂丈夫 何處不可謀生 何事不可養活 何必低首下心 坐視親朋戚友的調劑 事事擾他 致令看我們不起 想到此處 情願勞苦自身 竭力營謀 總欲做世界生利的人 不欲做世界分利的人 總願自己找尋路道 弄幾個錢來 應酬別人 不願垂頭喪氣 仰給他人 此種見解 非但對於朋友親戚 萬不可少 卽對於家庭眷屬 亦時時宜作此想 比方我若做父兄 應該曉儲積家貲 培植子弟 我若做子弟 務須自尋事業 以所得俸錢 供給父兄 決不願家居閒食 仗有祖父的餘蔭 自暴自棄 同那廢人一樣 鄙人說到此處 想及外國風俗 較有比中國好得許多 中國家族舊俗 不論三男五女 到那長大的時 總由家長供給衣食 辦理婚嫁 情願他們坐享富厚 自己一身 甘爲牛馬 彼子弟亦

安然享受 漠不爲怪 外國則不盡然 聞說有等大慈善家 以救世爲主義 家貲數百萬 身後竟以自己的產業 捐入教會嬰堂醫院 不盡留給子孫 者 又聞西人於其子娶婦以後 即將子媳二人 另行分爨異居 聽其自謀 營業 不再過問 此並非矯情刻薄 乃欲磨礪其材幹 激憤其志氣 使他 自掙自立 不致坐食山空 此等用意 總算是極深遠了 所以西國無無業 人 生計充裕 是其明驗 至於開工廠 設商場 教廢疾 禁游氓 但見 通國以內 人人皆能生利 那分利的人 自然稀少了 豈不是致富圖強的 好政策嗎 奉勸我國民 努力努力 做做做做 鄙人這段話 真正是閱歷 有得的見解 特地講給大家聽聽 請大家細細參究

欲夫婦間之和合夫不可不爲賢者婦不可不爲盲者(法蘭西)
早婚乃一種之禍根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
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王心齋)

因見蛛網再圖最後勝利。蘇格蘭雷相魯斯王在位的時候跟英格蘭開戰六戰六敗相魯斯就逃入山中感慨悲傷想要自盡忽然抬頭一望祇見一個蜘蛛在那個樹枝上結網風動枝搖絲弱易斷舊的斷新的續往返六七次總沒有結得成功後來到了第八次方才結成一個極精密的網相魯斯就想蜘蛛是一個極小的動物尚能够得最後的成功難道人為萬物之靈獨不能為最後的決戰嗎於是竟路歸營召集亡兵和英格蘭從新再戰遂恢復自己的王國可見世界上的事精誠所至阻力盡消斷沒有不能夠成功的所以我們要想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總要抱定一個人定勝天的志願真不可畏難苟安做個半塗而廢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